

方言 1983年第2期 81—91页 (1983年5月24日出版于北京)

方言研究中的若干问题

李 荣

提要 本文讨论的问题分为三类。一是资料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,无论研究什么学问,研究语言,研究方言,必须收集资料,审核资料。二是名词术语。名不正则言不顺,言不顺则事不成。各种学问都要有合理化的名词术语。三是事实与理论。理论来源于事实,并且受事实的检验。学问的进步仰仗于摆好两者的关系。这些问题牵涉面较广,不是几个钟头的发言能说清楚的。这里只是举些例子,来说明这些问题而已。

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到三十日,上海复旦大学举行吴语研究首次学术会议。二十九日作者在会上有个发言,这里节取一部分,略加删改补充。还加上几段作者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,在福建厦门大学举行的汉语方言学会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。几位同志帮助听写抄录,特此表示谢意。

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七日

壹 资料

1.1 苏州话的平上去 “巧妇难为无米炊。”研究语言,研究方言,都需要采集资料。资料有书面的有口头的,无论什么资料,都要下一番鉴别分析的工夫,才能得出适当的结论。我们在《方言》一九八一年第一期第三页举过一个例子。说明有的意见虽然出于名家手笔,还是不可据为典要。一九三五年出版的陆基编的《注音符号 苏州同音常用字彙》是一本很好的记录苏州字音的书,可惜平上去完全不分调类。该书《例言》第二条说小字是本文作者注:

本书中格的入声字,已经有……十二格个韵,包括在内。其余平上去三声在苏州人嘴里是不大分别格的。所以依字形排列,弗再分声。只要教授时略分轻重就可以哉。

苏州话有七个单字调,古平上去三声在苏州人嘴里分成阴平、阳平、上声、阴去、阳去五个单字调。大概是连读变调把作者弄胡涂了。我们下这个判断,首先是根据现在的苏州话。其次,一九二八年出版的《现代吴语的研究》记录的苏州话,就是古平上去三声分成五个单字调,古人声分成阴入、阳入两个调。假如上文引的那段话是出于公元六世纪或者七世纪某人的手笔,现在一定是议论纷纷。可能有人会说,当时苏州话平上去的分别正在形成的过程中;当时苏州话平上去的分别正在趋于消失;当时苏州话根本不分平上去;如此等等。“不大分别格,略分轻重就可以哉”,这类话可以有多种解释,光凭这类话是得不出一致的意见的。必须结合语言事实,才能作出可信的判断。近几十年来常有人争论《中原音韵》所代表的语言到底有没有入声。争论得更多的是《切韵》的性质,《切韵》包括古今南北之音,还是记录某个方言。这一类问题的讨论,离不开语言事实。光凭《切韵》的《序》,《中原音韵》的《序》是不够的。要是单就序文推论,无论下什么结论,都不免望文生义。

1.2 巧合 有一些偶然的,碰巧的现象,不能拿来作为一般推论的依据。有人举过两个中英文平行的例子。“童子”的“童”跟“瞳人儿”的“瞳”同音,意思有关系。《广韵》东韵:“童,独也,言童子未有室家也。”“瞳,目瞳。”並徒红切。《说文通训定声》“僮”字条云:“《埤仓》:‘瞳,目珠子也。’按人对面则瞳睛中各映小人形,故呼眸子为童子。《汉书·项籍赞》舜目重童子,以童

为之。”《史记》七 35 百衲本影印黄善夫本“太史公曰：吾闻之周生曰：‘舜目盖重瞳子’，又闻项羽亦重瞳子。”《汉书》三一 29 百衲本影印景祐本“周生亦有言，舜盖重童子，项羽又重童子。”颜师古注：“童子，目之眸子。”英文 pupil 也有童子跟瞳人儿两个意思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一九七三年：【瞳人（～儿）】“瞳孔中有人像（就是看它的人的像），因此通称瞳人。也作瞳仁。”“燕子”的“燕”跟“嚥下去”的“嚥”同音。《广韵》霰韵：“燕，《说文》云：‘玄鸟也。’”“嚥，吞也。咽，上同。”並於旬切。《辞源》一九七九年 0512 页引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：“三咽，然后耳有闻，目有见。”又 0544 页引汉王充《论衡·效力》：“渊中之鱼，递相吞食，度口所能容，然后嚥之。”这个可能跟燕子（尤其是雏燕）嚥东西的动作特别显著有关系。英文里 swallow 也有燕子跟嚥下去的嚥两个意思。（不过英文里这是后起的同音字，不是同出一源。）为什么中英文平行呢？也许是“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”我们不能有太多的推论。中英文有偶合之处，上海话“学费、用费”的“费”读 [fi:]，英文 F-E-E 的 fee [fi:]，音跟上海话“费”字相近，意思也差不多。假如把中文“费”和英文 fee 对比，认为同出一源，那就十分危险。据说有人认为汉语的“抬头”是从英文 title ['taɪtɪl] 来的，这大概是笑话。

现在再说汉字里头有一些碰巧的现象。

1.3 草字头与送气 有一回我忽然想起，有些字的草（艸）字头好像跟古清音送气有关系。早上的“早”不送气，没有草字头；草木的“草”送气，有草字头。古代的“古”不送气，甘苦的“苦”送气。四方的“方”，分开的“分”，是非的“非”都是非母，“芬芳”跟“芳菲”都是敷母。非敷两母分别来自帮滂两母，所以也是没有草字头的“方分非”不送气，有草字头的“芳芬菲”送气。这些字无论有无草字头，都是常用字。自己的“己”不送气，加个草字头，“芑《尔雅·释草》：‘芑，白苗。’郭注：‘今之白粱粟。’《广韵》注据郭注”就送气。天干的“丁”不送气，加个草字头，“苧《广韵》注：草名”也送气。表示否定的“弗”字非母，加上草字头当“草多”讲的“菲”是敷母。这三对字里头，加草字头的都不是常用字，也都送气。此外弓箭的“弓”不送气，“川芎”的“芎”[ɕyung] 今读摩擦音，古音溪母是送气音。为了说明草字头跟送气的关系，可以定出一些条例，把某些字排除在外。比方说，⊖有无草字头同音的字不计。例如：水果的“果”正体不从草，俗体从草，两个都是见母字。仓库的“仓”跟苍白的“苍”两个都是清母字。⊖不全是古清塞音、塞擦音的字不计。例如：其他的“其”和“煮豆燃豆其”的“其”同音，都是群母字 [tɕ'i]。斤两的“斤”见母今音不送气，芹菜的“芹”群母今音送气。天干的“葵”见母今音不送气，“向日葵”的“葵”群母今音送气。整齐的“齐”从母 [tɕ'i]，荠菜的“荠”也是从母 [tɕ'i]。即使如此，还是有“此：苳，青：菁”两对字把咱们的好梦打破了。彼此的“此”送气，加上草字头，“苳《广韵》注：苳薑，又苳草也”就跟紫颜色的“紫”同音，反而不送气了。同样的情况，青颜色的“青”送气，加上草字头是“菁”，也成了不送气了。（《广韵》清韵“菁，芜菁，菜也”，子盈切。《集韵》清韵：“菁，子丁切，韭菜也。”）到头来咱们不得不承认，草字头跟送气的关系是碰巧的。这段话唯一的用处恐怕是帮助人记忆某些非母、敷母字，“方分非弗”是非母，“芳芬菲菲”是敷母。即使如此，还得加上但书：“封建”的“封”是非母，加上草字头“葑”还是非母；丰富的“豊”是敷母，加上草字头“藿”还是敷母。

1.4 中断线 有一本书叫做《家庭卫生顾问》，是北京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二月出版的，有六百多面（6+18+592 面），书里“介绍有关生老病死，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卫生常识，解答家庭生活中经常碰到的医药卫生问题”。这是一部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的书，第一次印刷就是四十万册。这本书末了四面是《附录：北京部分医疗卫生机构一览表》，有各大医院的电话号码。大医院的电话往往有总机有分机，“总机”北京常常叫“总机中继线”。在那本书的那四面，所有的

“中继线”都印成“中断线”，有二十八次之多。“继”和“断”都从“迷”旁，显然是形近而讹。假如多年以后有人研究，他也许认为不可能把“中继线”都错印成“中断线”。“继”是“继续”，“断”是“断绝”，意思相反，“美恶不嫌同辞”，是个反训的好例子。（《说文》十三上：“绝，断丝也，从糸从刀从卩。𦉰，古文绝，象不连体绝二丝。继，续也，从系毳。一曰，反𦉰为继。”又十四上：“断，截也，从斤从𦉰。𦉰，古文绝。”继字和断字的關係反映在简化字里是都从迷。）

1.5 场与集 我想再举个例子，说明研究语言，必须鉴别文字资料。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四日，《四川日报》发表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巴蜀抗洪图》，讲水灾时期怎么样抗洪救灾，灾后是一片振奋人心的景象。文章写得很好。文章里说“数百个场镇淹掉”，又说“几千个集镇、工厂，到处是一派团结、沉着、紧张的战斗景象。”如果从这篇文章推论四川话也说“集”，也说“场”，那就误会了。说“集”是说的普通话，说“场”才是说的四川话。

1.6 秦与獭 <切韵序>：“秦陇则去声为入。”有人引字文泰 公元五〇七—一五五六年 字黑獭来解释这句话。《周书》一 1 百衲本：“太祖文皇帝，姓宇文氏，讳秦，字黑獭，代武川人也。”谁都不能不承认这个解释十分精采。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同类的例子：《嘉泰会稽志》六 18 云：

乌带庙，在〔诸暨〕县东北四十五里乌带山。夏侯曾先^①《地志》云：“梁武帝遣乌筴采石英于此山而卒。后人立庙。带，筴声之误也。”

从<切韵>系统看，“带”跟“筴”的关系与“秦”跟“獭”的关系完全平行。现在根据<广韵>，把这四个字的声韵调跟反切排列对比如下：

	去声秦韵	入声曷韵
端母	带，当盖切	筴，当割切
透母	秦，他盖切	獭，他達切

因此，对于“秦”跟“獭”的关系，推论必须有所节制，秦曷两韵相通，“去声为入”，这现象不限于秦陇，会稽也有。

〔这里附带说一下，“獭”字<切韵>系统有两个音。王仁昫《刊谬补缺切韵》的注释比<广韵>明确，现在引用前者（请注意，王韵的末韵相当于<广韵>的曷末两韵）：

辖韵：“獭，他辖切，啖鱼兽。”

末韵：“獭，水狗，啖鱼兽，”他達切。

在现代方言里，“獭”字来自一等末韵的比较多，来自二等辖韵的比较少。“水獭”北京话是[sui.ɿr t'ɑ.ɿ]，温岭话是[ɔyɿ t'ɑ?ɿ]，都来自一等。福建永定（下洋）客家话“水獭”单说“獭”[ts'atɿ]，来自二等。]

要是我们把视野放宽，现代方言之间去入对应的现象很多。现在随便举两对例子，反切注释都根据<广韵>：

	去声霁韵	入声锡韵
端母	滂，<埤仓>云，滂濞漉也，都计切。	滴，水滴也，都歷切。
	去声禡韵	入声昔韵
精母	借，假借，子夜切，又将昔切。	借，假借也，资昔切，又资夜切。

北京话说“滴”[tiɿ]；上海话说“滂”[tiɿ] 也说“滴”[tiə?ɿ]；温岭话说“滂”[tiɿ]，说滴限于“滴水”[ti?ɿ- ɔyɿ]房屋间留的屋檐望下滴水的空地。北京话说“借”[tɕiɿ]，温岭话说[tɕiaɿ]，都是从古

① 鲁迅《会稽地志序》：“夏侯曾先《会稽地志》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及新旧唐志皆不载。曾先事迹，亦无可考见。唐时撰述已引其书，而语涉梁武，当是陈隋间人。”（《鲁迅全集》光华书店一九四八年版第八卷 111 页。）

去声来的。“借”福建漳平(永福)说 [tsioŋ], 广东潮阳说 [tsioŋ²], 都是从古入声来的。

1.7 收集资料 以上说的是使用资料。最重要的是自己动手收集资料: 看书, 抄卡片, 调查方言。有人一谈起资料, 心里就有点“那个”, 无意自己动手做点资料工作。从某个意义上说, 别人出的文章、专书, 你拿来利用, 都是资料。无论是什么学术论文, 即使标榜得很高, 有很多创见, 也无非是个资料。人人要查的字典, 也是资料。调查方言就是搜集资料, 这是研究方言的基本功。不会调查, 怎么说得上研究。方言的比较研究需要大家都调查, 大家都写调查报告, 大家都研究。你不调查, 就不会鉴别、使用别人的调查成果。说起来奇怪, 有的人不愿意做资料工作, 却特别迷信资料, 甚至以为有了资料就有了一切。

各种方言调查表也都是资料,《方言调查字表》也好,《方言调查词汇手册》也好,《方言调查词汇表》也好,全是资料。(词汇表登在《方言》一九八一年第三期 161—205 面。这是根据一九五八年的油印本排的,以后正式出书的时候,有些地方还要改进。)现在有少数人认为资料工作低人一头,研究工作高人一头,这种看法,这种估价,恐怕不是很对头的。一般的说,研究工作比资料工作复杂一点,创造性多一点。但是实际上资料工作和研究工作有时候简直不好分,不见得研究工作就比资料工作高多少。工作重要与否,不是看你的工作属于哪一类,主要是看你怎么做,主要是看你做的效果。有的资料工作是很重要的,比如索引、书目,人人都要查考。有的作品号称专著,号称论文,其实并不怎么样。

我们要正确对待资料 and 资料工作。有人说闽南话古东韵收 [-m] 尾的只有“熊猫”的“熊” [hi¹m] 一个字,李熙泰同志写了一篇文章《厦门方言的“熊”字》本刊 1982.21,说不止这一个字,还有“雄黄”的“雄” [hi¹m] 跟“终古、终底”的“终” [tsim¹] 也收 [-m] 尾。是不是这样,当然还可以推敲讨论。可贵的是新鲜的例子。还有白宛如同志的文章《广州方言连读音变举例》本刊 1982.19—21,题目就点明是举例,但是例子就得来不易呀。新鲜的例子可以检验老说法,可以提供新论证。个别的论文或者专书,虽然旁征博引,先秦两汉,希腊罗马,里头的例子大都是展转抄来的,而且不免有抄错的,因为抄书不出错是很难的。例子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。要先想好例子,再表示意见。要是举不出合适的例子,那种意见是站不住的。例子一摆呀,你的功夫就出来了。就能看出你的学力如何,见识如何。例子就好比商店橱窗里陈列的商品。摆出来的都不怎么样,仓库里的就可想而知了。

贰 名词术语

名词术语很重要。“名不正则言不顺,言不顺则事不成。”研究任何学问,都要有相当合理的名词术语。“名者实之宾也。”名词要能反映事实。现在举几个例子来说。

2.1 同音不同音 语言是音义的结合,研究语言首先要区别同音不同音。汉语有声韵调,同音字是指声韵调完全相同的字。罗马字有现成的表示声母、韵母的手段,没有现成的表示声调的手段。有的人因此上当,管声母、韵母相同可是声调不同的字也叫同音字。因此在工作上带来很多麻烦。《汉语拼音方案》公布了这么多年,他好像一直都没有看到声调那一段。河 hé [xv¹] 北、河南跟湖 hú [xu¹] 北、湖南不同音。山 shān [ʂan¹] 西跟陕 shǎn [ʂan¹] 西怎么同音呢? 专 zhuān [tʂuan¹] 业思想跟转 zhuǎn [tʂuan¹] 业思想音义都不一样。肚 dǔ [tu¹] 子跟肚 dù [tu²] 子即使字形相同,还是不同音。这个道理非常简单,一说就明白。这个事实非常清楚,一点就破。可是有的人装作听不见。一叶障目,不见泰山,说的是视觉,想不到听觉也如此。同音不同音好像是平常说的话,能算是专门术语吗? 不错,是平常说的话,同时又是研究语言最基本的概念,讨论语言问题最重要的字眼。讨论语音问题,更加离不开同音

不同音。语音的替代 (substitution) 与对立 (contrast), 唯一的差别 (minimum contrast 最小的对立), 语音的互补分布 (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), 这些讨论语音单位的基本概念, 都是建立在同音不同音的区别上头的。所以我们首先提出来讨论。

2.2 清浊 古声母有清浊的差别, 浊音又有全浊、次浊之别, 列举如下:

清音——帮滂非敷端透精清心知徹照庄穿初 审生照章穿昌 审书 见溪晓影

全浊——並奉定从邪澄床崇(俟)床船 禅群匣

次浊——明微泥(娘)来日疑喻云喻以

清音跟全浊、次浊的区别对声母与声调的演变有密切关系。上述分类适用于大部分方言。浙江温州方言, 匣母跟喻云喻以一样, 依次浊演变。

有人说, 汉语方言里吴语跟闽南话都保留全浊音。这是个似是而非的说法。古代音类跟现代音值用同一个名目, 容易引起误会。古音分类用清浊, 今音描写用带音不带音, 当然最好。用清表示不带音, 用浊表示带音, 也未尝不可。用全浊、次浊作今音描写的字眼, 非出毛病不可。有人今古混杂, 层次不分。他听见人说闽南话有 [b l g], 吴语也有 [b d g] 呀, 又听见说古全浊声母吴语读浊声母, 于是把什么东西都串在一起, 就说出吴语、闽南话都保留全浊音的话来。古代的全浊音在闽南话里变成不带音的了。北京的带音声母到了闽南话里头倒全是带音的。说穿了也没什么。古代的全浊声母, 吴语跟一部分安徽话(皖南方言)、湖南话读带音声母(浊音); 其他地方大都变成不带音声母(清音)了。这是一句话。古代的次浊声母字, 全国大多数方言里现在都是带音声母(浊音)。这是第二句话。不要把古代的全浊、次浊、现在的带音、不带音都搅和在一块儿, 这个帐是算不清楚的。古浊音无论全浊、次浊, 吴语都读带音声母(浊音), 古代次浊声母闽南话才读带音声母(浊音), 怎么能说吴语、闽南话都保留全浊声母。这就是上了名词不分古今的当。

有人说上海话保留古全浊, 古次浊可以变全浊, 如微母“文”字今读 [v] 声母; 北京话古全浊变清音, 古次浊不能变全浊, 日母不能读 [z]。因而怀疑北京 [z] 不是跟 [s] 相配的 [z] 音。他的耳朵也附和这种说法, 说北京的 [z] 不是 [z]。根据这种说法, [v z z] 是全浊。倒是不妨请问一声, 北京的 [z θ] 逢 [u] 山西南部、陕西、甘肃有的方言变 [v], “软” [‘zuan] 跟“晚” [‘uan] 都读 [‘van], 又怎么说呢? 成都、重庆等地的西南官话不分 [s s], 把北京的 [ts ts’ s] 跟 [tʂ tʂ’ ʂ z] 两套合成一套 [ts ts’ s z], 北京的 [z] 成都、重庆读 [z], 这个 [z] 是不是跟 [s] 相配的 [z] 音呢?

描写今音用全浊、次浊的字眼, 并且比附古音, 把 [b d g v z z] 一类音定为全浊, 把 [m n ŋ l] 一类音定为次浊, 会带来无穷的烦恼。董同龢指出, 厦门的 [l] 介于 [d l] 之间(当然也可以说厦门的 [d] 介于 [d l] 之间), 因此有的厦门人学英文 late 跟 date 不分。这个声母的来历是次浊, 今音是带音的(浊音)。要是今音还要分次浊、全浊, 你就左右为难了。什么古音的全浊不能变今音的次浊, 古音的次浊不能变今音的全浊, 都是说不通的。湖南益阳方言本刊 1981.209—214 陈蒲清文的特点是边音 [l] 声母字较多, 古来母字读 [l], 古泥母今开口呼字读 [l], 古日母字有三分之一读 [l], 古定从邪澄崇船禅七母字除古入声字外常常读 [l]。例如喝茶的“茶”跟长虫的“蛇”都读 [laʔ]; 白糖的“糖”跟长短的“长”都读 [laŋʔ], 跟野兽的“狼”同音; 木匠的“匠”跟大象的“象”都读 [liɑŋʔ], 跟明亮的“亮”同音。我们能不能说全浊变次浊呢? 这么说恐怕毫无好处。安徽省太平(仙源)方言 参看本刊 1983.92—98 张盛裕文古来母字逢今细音都读 [d], 跟古定母字今细音相同。例如: “李礼吕弟 ‘diʔ | 利地 diʔ | 刘留头 ~ , dyʔ | 莲帘

田甜 ,diē | 林铃停 ,dīŋ | 令定 dīŋ'”。江西临川方言罗常培《临川音系》,一九四〇年古来母字逢今细音读 [t], 跟古端母字今细音相同。例如领袖的“领”跟山岭的“岭”都读 [tīŋ], 跟山顶的“顶”、钟鼎的“鼎”同音。栗子的“栗”读 [tīt], 法律的“律”读 [tyt]。古次浊声母大部分方言读带音(浊音)声母,临川古来母今细音读 [t] 是个特点。

古来母字逢细音太平读 [d], 临川读 [t], 这两种现象有共同之处,就是都变成塞音。太平有浊塞音声母,来母变成浊塞音;临川无浊塞音声母,来母变成清塞音。凡是这一类现象,最好直陈其事,用白描的说法,不要牵扯到次浊变全浊、变全清之类。

有的人使用音韵学的名词术语,古今不分,分类与描写不分,次浊、全浊常常叫人上当。此外还有“尖团”有时也误人。古精清从心邪五母跟古见溪群晓匣五母逢今音细音有分别叫“分尖团”,逢今音细音没有分别叫“不分尖团”。不分尖团这些字往往读 [tə tə' ə] 声母。分尖团有各种分法,有的是 [ts tɕ] 不同,有的是 [ts k] 不同,等等。所以说某个字读尖音,读团音,说法不明确。

2.3 中元音与央元音 高本汉的 *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* 把舌面元音依舌位前后分为三大类,并且分别注明英文,中译本《中国音韵学研究》分别译为前元音、央元音、后元音,对比如下:

Études 298	les voyelles antérieures (front vowels)	译本 200	前元音
306	les voyelles centrales (mixed vowels)	207	央元音
310	les voyelles postérieures (back vowels)	211	后元音

有人反对央元音这个名目。他说:

普通所谓前中后元音,此书《中国音韵学研究》中文本译成前央后,不知有何好处。《说文》五下口部“央,中央也……一曰久也。”古书联称“中央”而“央”不训“中”。自从徐锴《繫传》解作“故央字从大也”之后,段玉裁又妄作主张。其实 *centrale* 老老实实的译成“中”,岂不是雅俗共赏的么?

这里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,元音的舌位有高低前后之别,中元音对高元音跟低元音而言,央元音对前元音跟后元音而言。译本名词表 27 页说明“央与前后对待”。两种不同的事实,非得有两种不同的名目。[i] 是高元音, [e] 是中元音, [a] 是低元音。[i y] 是前元音, [i ɨ] 是央元音, [u ʊ] 是后元音,非得有两套不同的名目。高中低英文用 high, mid, low; 前央后英文用 front, central, back; *central* 英文以前用 mixed, 相当的中文是“混”; *central* 英文也有用 *intermediate* 的。现在画个图来表示“央”跟“中”所指不同。你可以反对“央”,可以恢复

	前 front	央 central	后 back
高 high			
中 mid			
低 low			

老名称“混”,但是“央”必须跟“中”分开。用“央元音”好,还是用“混元音”好也可以讨论。高本汉在 *Études* 里只说高低,没有拿高中低对比。他用的是 J. A. Lundell 设计的瑞典方言字母。Lundell 本人在 *The Swedish Dialect Alphabet* (*Studia Neophilologica* 1. 1-2. 1-17,

1928) 一文里, 就用 high, mid, low 跟 front, intermediate, back。《现代吴语的研究》(1928) 36 页元音高低先分三度, 再分七度。Bernard Bloch 跟 George L. Trager 的 Outline of Linguistic Analysis (1942) 22 页也这么分, 对比如下:

高		中			低	
最高	次高	高中	半中	低中	次低	最低
high	lower-high	higher-mid	mean-mid	lower-mid	higher-low	low

总之, 描写元音要分别“高中低”与“前央后”, 无论雅俗共赏, 还是提高与普及兼顾, 都是如此, 跟徐锴与段玉裁毫无关系。

2.4 复合元音的分类 复合元音有两大类:

第一类 ia ie ua uo

第二类 ai ei au ou

用中文讨论有关语音方言的专书或文章, 无论哪里出版的, 往往管第一类 [ia ie ua uo] 等叫上升的复合元音, 管第二类 [ai ei au ou] 等叫下降的复合元音。这大概是上了片面理解英语写的语音学书籍的当, 那些书把复合元音分为两类, 第一类叫 rising diphthongs, 第二类叫 falling diphthongs. 什么东西上升呢? 复元音的响度上升。什么东西下降呢? 复元音的响度下降。英语没有字调, 说 rising 跟 falling 不致于误会。汉语有字调, 说上升、下降容易引起误解, 一九五四年有人建议, 第一类 [ia ie ua uo] 等叫后响的复合元音, 第二类 [ai ei au ou] 等叫前响的复合元音。三十年过去了, 效果不佳, 所以我在这里宣传宣传。

请参看 Daniel Jones 的 English Pronouncing Dictionary 一九五六年第十一版, 一九五七年重印本书末的语音学术语:

diphthong, a monosyllabic gliding sound beginning at one vowel and moving in the direction of another.

falling diphthong, a diphthong in which the initial part has greater 'prominence' than the final part.

rising diphthong, a diphthong in which the final part has greater 'prominence' than the initial part.

叁 理论与事实

3.1 什么是理论 底下说说理论跟事实的问题。

研究语言, 研究方言, 跟研究其他事物一样, 无非是六个字: 摆事实, 讲道理。摆事实, 讲的是事实; 讲道理呢? 那就是理论了。现在研究语言、研究方言, 似乎有两个偏向, 一个是重视所谓理论, 一个是轻视所谓理论。我都说是“所谓理论”, 那是因为大家对理论的了解不大一致。我们认为理论出于事实, 并且受事实的检验。可是有人把理论跟事实对立起来, 好像理论比事实高。有一个朋友给我来信说: “我们这儿作文讲究有观点, 要提到理论的高度, 光是罗列事实不行。”同时问我对这个有什么意见。我回答说无可奉告。假如有人说某某的文章还能罗列事实, 某某刊物里的文章还能罗列事实, 他说这个话当然是批评, 我认为这多少也是一种表扬。能罗列事实, 罗列的居然是事实。摆事实, 讲道理, 六个字能做到三个字, 这已经很不错了。大家看, 昨天我们听的启东吕四的音, 听的义乌嵇亭的音, 要听辨清楚、描写清楚是个什么音就很

不容易,可见认识事实就很不容易。认识事实都不容易,何况罗列乎。个别有关方言的文章,陈义甚高,可是连声韵调表的排列法跟表里的例字都有问题。看他的例字,就能看出他的功夫。他摆得个七零八落,从他那个排列法一点也看不出语音的系统来。连事实都罗列不清楚,怎么好进一步讨论理论呢?

什么是理论(这里说的当然是关于语言的理论,语言学理论),理论跟事实是什么关系,这个需要子细研究,反复推敲。今天只能提些初步的肤浅的意见。理论是一种假说(hypothesis),用平常的话说是一种看法或者说法。这种说法本身要持之有故,言之成理。理论有什么作用呢?第一是总结过去的经验。第二是解释当前的现象,分析当前的问题。第三是指导未来的工作。具备这三种作用,至少具备三种之一,这才能叫理论。怎么鉴别理论呢?刚才说了,理论出于事实,并且受事实的检验。这就是说,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。

各种学科的基本理论往往是很概括的,语言学理论也是如此。比方说,语言(自然语言,人说的话)是音义的结合。语言构造是有规律的,语音构造的规律尤其明显。语言是变的。语言演变是有规律的,语音演变的规律性十分严格(因此成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比较语言学的基础)。语言文字跟其他符号系统一样要求简单明白,有适当的冗余率(redundancy)。语言是传情达意的交际工具,有避免误会的趋势。如此等等。

3.2 天真的说法 现在举几个例子说明什么不是理论。不怕不识货,只怕货比货。讨论什么不是理论,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什么是理论。首先,天真的说法不是理论。

“古韵是二十二部,北京音是十三辙,可是《广韵》有二百零六韵。枣核儿两头尖,中间粗。这个显而易见是不可能的。”这个帐要细算。古韵二十二部,不分平上去入,不分 a ia ua,二十二部分四声总有七十部;如果其中四分之一有 a ia ua 这样的区分,总共就有一百部了。北京音系十三辙,它不分阴阳上去,开齐合撮也合成一个辙,连 i 跟 y 都是一个辙,这个人人人都知道,不必细说。《广韵》二百零六韵是怎么搞的呢?它平上去入是分的;开合有时分,有时不分;一三等有时同韵,有时不同韵;二三等也是如此:所以有这么多个韵。连这样简单的帐都算不清,毋须再望下说了。

还有一种“理论”:“所有的韵母都有韵尾,这可能吗?世界上有这种语言吗?”世界上的语言太多了,我们知道得太少了,这个话说得太绝了。现在我们学得最多的外国语大概是英语跟日语了。这两种语言的语音构造差别相当大。英语的元音比日语多。日语的元音分析起来,あいうえお [a i u e o] 五个就够了。日语每个音节的收尾辅音只有一个拨音(ん n),相当于我们的鼻音韵尾,多数的音节都是开音节。可是英语音节末尾的辅音可以有一大串,例如 texts [teksts]。从英语的眼光看,日语的音节构造未免太单调了;从日语的观点出发,英语的音节构造实在太麻烦了。(据说,夏威夷土著的语言里所有的音节都是开音节。)各种语言的语音构造不同。有的语言的语音构造看起来简单得惊人,有的复杂得惊人。

研究语言跟其他学问一样,要观察事实,不要先入为主。研究方言不要用自己知道的方言,或者书本知识,或者教室里讲的金科玉律去衡量甚至怀疑其他方言,其他语言。河南北部的方言,韵母上百个的有的是呀,广东潮阳方言韵母也接近一百。你不要因为韵母多摇头,也不要因为韵母少发愁。有的四川方言韵母有三十来个,儿化以后开齐合撮四呼每呼一个韵母,一共才四个儿化韵。任何语言,任何方言,它的语音系统是长期演变而成的。汉语方言的特点,自其同者而观之,隔好几千公里还能通话;自其异者而观之,同一个县可能有好几种不易互相了解的方言。方言的音系差别很大。方言的韵母爱多就多,爱少就少,那是事实如此,并不

是上帝规定的。语言现象是复杂的,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,天真的议论不能当真。

3.3 清浊与阴阳 现在举个同时牵涉到语音构造跟语音演变的例子。

有人说:日根本不是一个纯粹的‘硬音’,跟 ㄩ ㄨ ㄩ 的发音方法原文如此,可能说的是部位并不相同。日作为 [z], 于是乎国音的 [s] 竟会弄出两个对待的阳调来,一是清 [s] 的阳调,一是浊 [z]。汉语没有其他类似的怪现象。

又说:世界上恐怕没有一种语言可以把 [f] 阴调, [f] 阳调, [v] 浊音,三项同时保存的。

以上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:某个清(擦)音分阴阳调,就不能有相配的浊(擦)音。这种说法大概是少所见,多所怪。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。汉语方言有的是清擦音分阴阳调,同时具备相配的浊擦音的。请看前两年的《方言》季刊就是了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兰州话本刊 1980. 224—231, 西宁话 1980. 282—302, 济源话 1981. 5—26 都是 [f] 声母分阴阳调同时有 [v] 声母, [s] 声母分阴阳调同时有 [z] 声母。贵阳话 1981. 122—130 [s] 声母分阴阳调同时有 [z] 声母。很多西南官话,包括成都话跟重庆话,这一点都跟贵阳话一致。例如兰州话的 [f- ,f- ,v-] 并存, [s- ,s- ,z-] 并存:

阴阳上去	阴阳上去	阴阳上去	阴阳上去
[fei] 飞肥水睡	[fē] 拴凡反犯	[fā] 方房访放	[sē] 生神省胜
[vei] 危维尾味	[vē] 剃完软万	[vā] 汪亡网忘	[zē] 扔人忍刃

西宁话也有同类现象(阴平 [ɿ], 阳平 [ɿ]):

发 [faɿ]	罚 [faɿ]	援 [vaɿ]	搨 [sāɿ]	蝉 [sāɿ]	粘 [zāɿ]
风 [fāɿ]	坟 [fāɿ]	绒 [vāɿ]	深 [sāɿ]	神 [sāɿ]	人 [zāɿ]

济源话也是如此(阴平 [ɿ], 阳平 [ɿ]):

纷 [fənɿ]	坟 [fənɿ]	文 [vənɿ]	身 [sənɿ]	神 [sənɿ]	人 [zənɿ]
方 [faŋɿ]	房 [faŋɿ]	亡 [vaŋɿ]	商 [saŋɿ]	裳 [saŋɿ]	瓢 [zaŋɿ]

贵阳话 [s- ,s- ,z-] 并存(阴平 [ɿ], 阳平 [ɿ]):

除 [seɿ]	涩 [seɿ]	热 [zeɿ]	师 [sɿɿ]	十 [sɿɿ]	日 [zɿɿ]
梭 [soɿ]	说 [soɿ]	弱 [zoɿ]	生 [sənɿ]	神 [sənɿ]	人 [zənɿ]
书 [suɿ]	熟 [suɿ]	肉 [zuɿ]	商 [saŋɿ]	尝 [saŋɿ]	瓢 [zaŋɿ]

作为本节开头两段引文的反证,上文列举的事实已经够了。但是要说明那两段引文的错误是怎么来的,这就不够了。现在进一步讨论这种错误的来历。那两段引文的立论根据大概限于某个吴语方言与北京话。多数吴语方言不带音(清)声母(包括紧喉的鼻音边音 [ʔm ʔn ʔŋ ʔl] 等)配阴调,带音(浊)声母配阳调。北京话除 [m n l] 跟零声母之外,只有一个带音(浊)擦音声母 [z]。他对 [z] 声母的性质又认不清楚。有关的语音演变现象是:

- ①古清音声母 → 今 [s- ,f-] 声母阴平
- ②古全浊声母 → 今 [s- ,f-] 声母阳平
- ③ 今 [z-] 声母阳平
- ④ 今 [v-] 声母阳平

①②两条好理解,今音 [s f] 两声母阴阳平的对立来自古声母清音跟全浊的对立。有人不能理解③④两条。既然古全浊已经变成今不带音(清)声母,怎么还能有跟 [s] 声母相配的带音(浊)声母呢?于是他就宣布今北京 [z-] 声母根本就不是带音(浊)擦音声母。他的耳朵居然附和他的理论,也跟着宣布北京 [z-] 声母不是带音(浊)擦音。既然北京音的 [z-] 是唯一的

带音(浊)擦音,唯一的当事人,不承认它的存在,没有[z-]声母当然就没有[z-]声母阳平字了。这是说的③,至于④呢,他不知道吴语以外的方言还有[v-]声母字。所以他又宣布[f-]、[f-]、[v-]三者不能并存。上文的例子已经说明,现代方言有

.s- .s- z- | .f- .f- v- | .s- .s- z-

并存的现象。这个事实得用语音演变的道理来解释。说穿了不过几句话:语音是变的,语音系统也是变的。古今音带音(浊)与不带音(清)声母相配成对的关系不是永恒的。老的带音(浊)声母消亡了,可以出来新的带音(浊)声母。比方古音[z-]变[s-]之后,可以从别的途径出来新的[z-]。

上文举的例子[z- v- z-]声母都是哪儿来的呢?先说[z-]的来源。拿北京话说,[z-]的主要来源是古日母。日母是古次浊声母,古次浊声母北京照例读带音(浊)声母。古音日母跟章穿昌床船审书禅五母同部位。所以,下列“身、神、人”三个字的演变完全符合常例。

身 .ʃən1 神 .ʃən1 人 .zən1

贵阳话的[z-]那儿来的呢?北京[ts- ts'- s-]跟[tʃ- tʃ'- ʃ- z-]两套声母西南官话常常合成一套[ts- ts'- s- z-],所以贵阳的[z-]也是古日母来的。

现在说到[v-]了。以兰州话为例,[v-]有两个来源。一个大致相当于北京[z-]声母合口呼,一个大致相当于北京零声母合口呼。例如北京“软”是[ʹzuan1]上声,“晚”是[ʹuan1]上声,兰州都是[ʹvē]上声。

北京的[tʃ tʃ' ʃ z]逢合口呼,山西、陕西、甘肃三省有些方言读齿唇音[pf pf' f v]。[tʃ tʃ']逢合口不变,[ʃ z]逢合口变[f v]的地区还要大些。单独一个[ʃ]逢合口变[f]的地区最大。山东滕县[su]变[fu],据说,有人矫枉过正,“斋夫[fu]”说成“斋书[su]”。齿唇擦音[f v]常见,齿唇塞擦音[pf pf']不常见。有的人就大惊小怪,说什么“我们知道,不能说任何音变是不可能的,但是[tʃ]变[pf]的确很不平常。”确实[su]变[fu]发音部位相近。只要看看本方言的语音结构,[tʃ tʃ' ʃ z]跟[pf pf' f v]八个声母与韵母配合的关系,再跟北京音对比就明白了。请看兰州下列十个上声字:

转 pfē 喘 pf'ē 反 fē 软 vē 斩 tʃē 产 tʃ'ē 陕 ʃē 染 zē
水 fei 尾 vei

兰州[pf pf']北京是[tʃ tʃ']合口呼;[f v]一部分字北京是[ʃ z]合口呼,如“水”字跟“软”字;[f]一部分字北京也是[f],如“反”字;[v]一部分字北京是零声母合口呼,如“尾”字。

这里再说几句关于[z-]的音值的话。这个音外国语里少见,所以很多人说玄之又玄的话。至于[z-]跟[v-],外国语也常见。咱们倒是不妨建议[z-]音特殊论者,去听听从古日母来的[z-]跟[v-],是不是也特殊。

3.4 理论的重要性 有人轻视理论,他学了一点语音学,说我不管理论不理论,我就是记录方言,研究方言。实际上他不研究理论,就是接受“流行”的理论。对他自己学的那一套,自觉性不够。平常记录汉语的声韵调三分法,介音如何分析④,背后都有理论。传统的语音学没有教给他鼻音[n m]也有圆唇不圆唇之分。口元音区分圆唇与不圆唇。其实鼻音[n m]也是如此。[i e]不圆唇,相对的圆唇音是[y ø]。不圆唇的[n]也可以有相对圆唇音[ŋ],崇明话“我”是[ŋɰ1]。[m]也可以有相对圆唇音。老师没有说[m]也有圆唇的,就光知道上下嘴唇一闭,声带颤动,从鼻子里出气就是[m],就以为天下的[m]都一样了。实际上这个[m]还有各种色彩,有的带[u]色彩,有的带[y]色彩。吕四话“官”[kʰm]字的韵母就是带[u]

色彩的 [m], “砖” [tseʔm] 字的韵母就是带 [y] 色彩的 [m]。我们现在只能碰见一个算一个, 以后, [m] 作韵母的材料多了, 我们就可以写篇文章说一说 [m] 作韵母有多少种类。这类带有 [u] 或 [y] 色彩的 [m] 並不是什么非常特殊的音。我们分析语音不能说得很奇怪, 要能用平常的话说出来。能用平常的话说明, 离开弄懂弄会也就不远了。要是说得挺玄挺玄的, 就表示认识还需要提高。

正确的理论也像空气跟水一样, 平常不觉得它的重要性。不通气的时候, 才知道空气的重要。缺水的时候, 才知道水的重要。制定文字或者改革文字的时候要把所有的音类都分开, 这话谁都能说, 做起来就难了。有人为北京音制定的不分 [e ei] 的方案, 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还能行, 明白人一看就知道这个要误事。某国的语言学家替蒙文制定新文字, 居然有两个对立的(在相同语音环境出现的)元音分不开, 用一个字母表示。

语言或方言的语音系统不易受外来影响。这个平常的理论可以解释, 为什么拼音方案推行多年, 学会的人很多, 可是字母的叫名的推行反而不很顺利, 有的人用注音字母的名称, 个别的人甚至用外文字母的名称。道理很简单,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, 字母的叫名有的不合北京语音, 北京语音没有那种语音组合, 一般的本地人说不出来。北京的孩子学拼音方案很容易, 学字母叫名有困难, 道理就在这里。

语言学理论是很重要, 可是任何语言学理论都迷信不得。语言是变的, 语言学理论也是变的。语言学理论的作用是帮助我们记录分析语言。不能迷信一种流行的理论。已经作古的董同龢先生, 在语言学方面有很多贡献, 可是有一次, 我怀疑他是上当了。他的《四个闽南方言》(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三十本 729—1042 页, 一九五九年) 是一篇很有分量的著作, 730 页有底下一段话:

所谓“变调”和“本调”不同是在实际语言中语位和语位相接的时候才显出来的。以前曾说: “凡单独出现, 在轻声字前, 在句尾, 在主语之末, 在表时地的副词之末, 在名词或动词系列中各名词或动词之尾的, 同是一个调值; 在别个字前面而不属上述各种情形的, 又另是一个调值。”^① 那大致是从语法上的地位来分, 说起来简单而容易瞭解。不过近来有人觉得: 在语言分析的过程中, 如果在作音位分析的时候就谈语法上的区分, 理论上似乎颇有问题。如此, 作者以为闽南话“变调”和“本调”的不同未始不可以照他们另一个说法解释作语音的“接合形态”(junctural feature) 的不同。换言之, 凡用“变调”的是和后面的成分接合比较紧凑的, 凡用“本调”的是和后面的接合比较鬆弛或者后面就是停顿。总之, 无论怎么样去解释, 这都是语言分析上, 尤其是形态音位学方面, 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, 值得我们多加思索。暂时我们以记出现象为已足。

先讲音韵, 后讲语法, 音韵讲完之后才能讲语法, 否则就叫自乱步伐, 理论上有问题。这只是美国某一派语言学家的主张, 並非颠扑不破的理论。其实在这里, 用变调表示跟后头成分结合得紧, 用本调表示跟后头成分结合得鬆。结合得鬆紧是从用本调还是用变调推出来的, 並無其他标准可以判定。用变调还是用本调, 结合得紧还是鬆, 是一件事的两方面, 並不是一种解释, 从语法地位分才是真正的解释。大家都知道, 从一九五八年左右开始, 那一派语言学家的主张在美国就失势了, 再也不是主流派了。由此可见, 迷信一种流行的语言学理论是要上当的。研究语言的人千万别忘了,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, 语言比语言学丰富, 语言学的理论必须建立在语言事实的基础上。

① 参看本刊 1983.2—4 讨论介音的一段。

② 前引文[《厦门方言的音韵》, 见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二十九本第 231—253 页, 一九五八年]第 242 页。